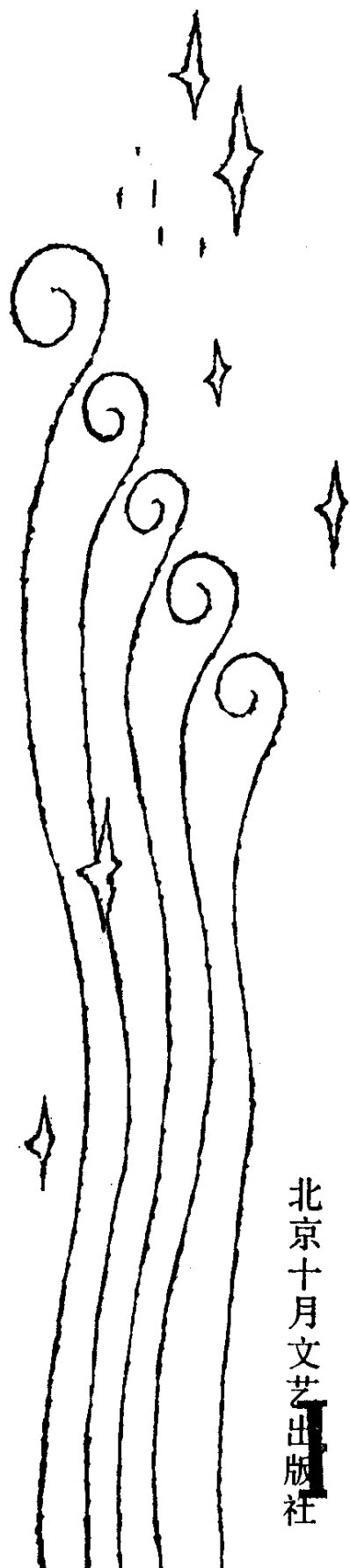


谷应著
从滇池飞出的旋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从滇池飞出的旋律·谷应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从滇池飞出的旋律

Cong dian chi fei chu de xuan lü

谷 应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66,000 字

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8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书号: 10326·51 定价: 1.25 元

這大自然的樂聲并不是人人都
能听到……往……只有那最純真
最灵敏的孩童的耳朵才能听到

——節錄本書中趙君白——

冰

一九四四年三月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本传记体的长篇小说，描写革命音乐家聂耳的童年、少年生活，揭示了他成长为音乐家的奥秘。

作者以清丽的色彩，明快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美丽边城昆明的生活场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作者以细腻的手法和很有特色的方言，塑造了革命音乐家童年、少年时期的鲜明形象。他自幼聪明、活泼，很有音乐天赋；善良、憨厚，富有同情心，同时他也勤奋、好学，虚心求教。他植根于滇池湖畔的沃土之中，在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下，又受到母亲和良师的教导，革命先烈的指引。这一切为他由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一个天才的革命音乐家铺出了道路。

回 忆 · 纪 念

代 序

一九七八年，我和春姐应邀参加聂耳新墓修建完成的迁墓典礼。当我们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再来悼念青年时代的友人聂耳时，想到他在仅仅二十四岁的短短生命中，就为国家 and 人民作出了辉煌贡献，那痛惜他生命的短促；又深惭自己碌碌一生，虚度光阴，愧对故友的心情是十分深切的！

年华似水流，聂耳的音容笑貌犹在人间，然而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

我是通过春姐才认识聂耳的。那还是二十年代下半期，我和春姐是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同班同学。姑娘们胆小，清早上学非结伴不敢经过僻静的翠湖。下午放学，春姐却常常不和我们同行，或称：“我的功课还未做好”；有时又说：“我要去姑妈家，不能和你们同路。”不久，男生们发现了春姐的秘密：有一个小青年经常坐在校苑主楼“会泽楼”前，三叠平台九十多级的大石阶底层，等她放学。校门是向东，有座“为国求贤”的牌坊，人们多从那里出入，这石阶脚底，是很少有人经过的。又不久，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玫瑰田畔》一文，描画了聂守信（聂耳的本名）与春

姐在郊野情趣盎然的恋爱事迹。男同学们不无几分妒意地说：“春miss真怪，东陆大学这么多男同学，她一个也看不上，偏偏去找一个‘稀饭生’！”聂守信是师范学校的学生，这种戏谑加轻蔑的称呼，总是认为他将来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小学教师吧？！那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地处边陲的云南，封建意识还很有势力，他们的恋爱是躲躲藏藏的，即使相约出行，走在街上也是一前一后，相距数十步之远。春姐的女伴们更不愿插进去惊扰他们，只是悄悄地赞助，希望他们幸福。

二十年代，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袭中国十分猖狂，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昆明边城文化教育虽然落后，爱国青年们，尤其是得到共产主义思想指引的青年们，却是不甘落后的。聂守信正是这偏远城市得风气之先的少年之一。他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一旦得到党的指引，便奋勇前进，活跃在二十年代昆明的学生运动中。他的行动，春姐是赞许和支持的。

聂守信以他突出的音乐和戏剧才能为春城群众所赏识。他和春姐结识，不仅因为她是一位质朴、温柔的姑娘，更重要的是她有一副圆润婉转的歌喉。他们的感情基础是共同的音乐爱好，他们以音乐、戏剧互相鼓舞着前进。

聂守信积极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不畏权豪，不怕险阻，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恨。在传出要对他施行迫害的恐怖声中，他不得不离开家乡。

一九三二年，聂守信从上海来到北平。那时我在北平读

书。他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的云南会馆找到我。一见面就畅谈起来。话题当然从春姐开始，那时春姐在家乡当小学教师。他把春姐最近寄给他的照片给我看。那是昆明有名的“存真”照相馆的作品。春姐穿着白上衣、黑裙子，一副朴素淡雅的女学生打扮。相片背面有守信用精细工整的小楷写的题句：

记得你是一朵纯洁的白兰，
清风掠过，阵阵馨香，
我心如醉，
愿人世间常留你的芬芳。

记得你是一只小小的鹧鸪，
百转千回，娇娆婷婷，
声声迎来阳春似锦，
辽阔大地，请容和我共鸣。

.....

题句把他们俩过去和未来的理想都作了表达，感情真挚纯朴。他还对我讲：他要攒一笔路费把鹧鸪接出省来学音乐。他问我：出省用了多少路费？我说：三十块大洋，由昆明金碧路安南人开的“天然旅店”承包至上海。象运猪仔一样，坐的是四等火车和轮船的底层统舱。沿途经开远、老街、河内、海防、香港各站，每到一站便住在“天然”的分店。他

说：“我要多攒几块钱，让她途中宽裕些。”我诉说一些对当时上海社会现实的反感，如“鸿运旅社”擅自抢走行李，逼着旅客去他店里住，被大敲竹杠；刚买到一支自来水笔插上衣襟，转眼就遭扒劫等等，担心春姐也会遇此不幸。聂守信说：“不怕，有我接她呢！”那种自信和天真，使人大放其心。

他在北平几个月，我们曾同去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找云南同乡玩。他活泼，有风趣，对人亲切。他的艺术才能随处都流露出来，同乡们每见面就要他表演。他有杰出的“口技”，学猪叫、羊叫，特别是模仿两只鸟儿对语，听了简直有置身于滇池畔太华山密林幽谷中的感觉。有时，他学两只狗打架时的吠声，一听比一声凶猛，斗到难解难分时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绝倒。和他在一起，使人欢快，乐观。

他在北平只住了几个月，可一点也不放松音乐学习。在北平，他拜过两位提琴老师：清华大学乐队的俄国指挥托诺夫和法国来北平演出的著名提琴家让巴·李斯特。后来都因付不起学费而终止。更多的是在云南会馆自己寝室里闭门拉琴。冬天，他就回上海去了。

“七·七”事变后，聂耳用笔蘸着心头的热血，把忧国忧民的愤懑激情灌注进乐曲里，他和全国苦难的人民在被压迫的黑暗时代同呼吸、共患难、共忧伤，谱出了一支支呼唤奋起抗日的战歌，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头的烈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庄严嘹亮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到今天，仍

在激励着全中国人民奔向四化的崇高目标。

正当祖国和人民期待着聂耳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时候，竟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使他过早地结束了朝气蓬勃的生命。这是何等的不幸！春姐穿着白色旗袍，把聂耳的骨灰瓶捧在胸前，双眸含泪木然呆视的眼神；恨天不遂人愿的悲伤情景以及她“相见恨晚，相聚恨短”的喃喃低语，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早些年，我没有为聂耳写些什么，也不鼓励我的女儿谷应去写，主要是不愿违背事实去随合某种社会潮流，把极左思潮强加在聂耳身上。当前，虚夸的风气遭到谴责，我的女儿谷应希望较真实、较生动地把少年时期的聂耳写出来。我支持她做好这件事，因为这也是我多年没能实现的心愿。

谷应出生在聂耳死后两年的三十年代后期，她虽然籍贯昆明，小学和中学都在滇池边度过，对这南天一角的社会民俗还不算陌生，但二十年代的历史风云也较多限于书本知识。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和更多地了解聂耳当年的生活细节，我曾多次带她去访问聂耳的哥嫂和侄辈们以及故居邻里、母校同窗。访问中最令人高兴的是几次见到聂耳从小学、初中到省立师范时的同学，聂耳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郭辉南。辉南同志年逾古稀，双目已失明，但精明敏捷，记忆力仍然很好，有关聂耳当年的点滴，他都做了细致的描述。他十分深切地希望尽快尽好地写出这部有关聂守信的书。曾经参加二十年代昆明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浦光宗、徐克、李家鼎、李家玉等几位革命老前辈，不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革

命斗争，还提供了精心保存的珍贵资料。

为了使书中民族习俗的描写符合当时的情况，还去请教了云南大学民族史、民俗学教授江应樑同志，江老师给予她很多帮助。此外，云南音乐家协会与省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聂耳生平事迹展览，也给了她不少直观教育和感性知识。

书中鹇莺是以我的好友春姐为模特儿的。这位因患白内障而双目几乎失明的老人提到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仍兴奋异常，从记忆中搜寻着那黄金般的青春岁月的记忆，娓娓诉说。从她那似悲戚、似欣慰，以及不时流露出的“相见恨晚，相聚恨短”的慨叹；从她那苍老皱缩但仍端庄秀丽的容颜；从她那雾茫茫的眼神里，仍能感触到她心灵深处所重现的青春的光彩！

这本书就这样在前辈们和其他方面同志的热心支持下写成了，是略可告慰于故友——人民音乐家的在天之灵的。

二十年代的昆明，人民革命力量在萌芽，聂守信在故乡生活的日子里，以他年青热炽的生命奋进着，以他艺术的敏感追求着，给滇池之滨的春城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郭沫若同志在聂耳的墓志铭中写道：“巍巍然与国族并存”，我们的音乐家是当之无愧的！

全 荃

一九八四年春于昆明

目 录

回忆·纪念·····	(代序) 1
第一章 成春堂·····	1
第二章 笛 声·····	12
第三章 虹的桥·····	38
第四章 不 平·····	55
第五章 才 华·····	68
第六章 苏 醒·····	79
第七章 “洋吹鼓班”·····	95
第八章 小鹈莺·····	105
第九章 火 种·····	128
第十章 犯 上·····	142
第十一章 乡 土·····	158
第十二章 燃 烧·····	173
第十三章 出 走·····	195
第十四章 玫瑰田·····	208
第十五章 爆 炸·····	233
第十六章 寒 夜·····	242
第十七章 晨 雾·····	256

第一章 成春堂

1

谁也说不清这些狭窄的小街是什么年代形成的。它们大都座落在闹市边缘。闹市是那般喧嚣繁乱，而它们，因为没有招徕顾客的大铺面，行人稀少，幽静得象一弯林中小溪。那铺在路面的鸭青色石条，那暗褐色带浅浮雕的，早已倾斜的板墙，糊着绵纸的，万字纹或冰裂纹的窗格，还有那斜度很大的，长长伸出来遮过人行道的屋檐，都被岁月留下了苍老的痕迹。古朴苍老之中，又透出些勃勃生机，那是由缀满街面的花木带来的。小街的住户们有个世代相传的习性，总是在一切能够养花的盆盆罐罐里养花，总是把养着花的盆盆罐罐摆在一切能摆的地方。于是，窗台上、楼梯口、房檐下、人行道边就挤满了山茶、玉簪、珠兰、萱草、鸡冠花、粉团花、栀子花……金银花的藤蔓常从廊檐下伸出来，摇摆着，拂拭行人的面颊；钉在门框上的肥厚的仙人掌旺盛地分蘖出小掌片，开出淡金色的小花……

这些小街中有一条叫端仕街。街半腰处有一家不起眼的药铺，门框上方悬着块漆皮剥落的松木招牌，正楷书着：成春堂。

2

这药铺多么小啊。进得门，左侧是柜台，右侧勉强能容下两条木凳——是让顾客等候取药或就诊时坐的。柜台一端摆着捣药的铜罐及镇药方用的乌木药尺，另一端伏着小猫般大的一尊石狮子。狮口中噙着一粒红色石球。据说这狮子是替药王品尝百药的“信兽”，因品尝大黄过量，腹泻而死。卖药人塑其神身供奉于药房内，是想表明他们和这信兽一样具有为普天下病人牺牲自我的精神吧。石狮后侧是几架药柜，柜顶排着四、五只青花磁罐。柜台后放张旧藤椅，是药铺主人兼医生的座处。和人们习惯的印象不同，这张藤椅上坐着的不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秃顶老先生，而是一位身着素裙、脑后挽个圆髻的中年妇人。她的额头很高，淡眉毛下面是一双略略下斜的圆眼睛。神态温和而疲倦，两手不停地包药，直到柜台上聚起高高的一堆。药一包完，又拿出一筐箩纽袷匆匆地缝着。在做这些活计的同时，她还不时地对在厨房里淘米洗菜的女儿下达着指示，并且“遥控”着坐在屋角小竹凳上，用红土写方块字的一个五岁左右的娃娃。娃娃写字时倒很专心，写完字可就坐不住了。他仰起小脸，一双乌溜溜窄长的黑眼睛东瞅瞅、西瞧瞧，一会儿，登上板凳，爬上柜

台，边学鸡叫边往下“飞”。然后，骑上小竹凳，吆喝着这匹“竹马儿”，满屋奔驰。

“莫吵，信儿。”母亲说。她喜欢孩子玩得这样开心，却不能不为了保持药铺的安静制止孩子耍闹。

孩子扔下“竹马儿”，可并不停止旋转、冲闯。他抓起一管铜笔帽，挨个儿敲打药柜抽屉上的铜环。每敲响一个，就惊喜地大喊：“妈妈，听吵，铜环环唱歌喽，说话喽，吵架喽！咣——它们混在一起喽……”

“莫吵，信儿！客人来了。”妇人急忙把孩子拖到身边，迅速地替他擦去脸上的泥垢，又急忙把筐箩塞到柜台底下。她不能让病人看到成春堂的主人、医生在缝纽扣，那是很不光彩的。

进来的是一位老信，笑吟吟地立在柜台边，说：“聂师母，你家配的那帖膏药好得很吵！毒疮硬是拔掉咯！我老信特为道谢来的。家中别样没得，几颗豌豆，给娃娃们煮了吃。”

“那咋个要得！”聂师母推让着。孩子偏在一旁嚷起来：“我吃豌豆，我吃豌豆！”“信儿，上楼找你哥去！”聂师母严厉地对孩子说：“快去！”聂师母对孩子们的管教十分严格，不许向客人要钱要物。她自己也从不接受额外的报酬。她是虔诚的佛教徒，行医的宗旨是“半行阴功半养身”。付不起药费的病人，她不仅不催问，还按时配好药让孩子们送去。

孩子听话地走到楼梯口，立刻又返回来，因为他听到门

外石板地上蹀蹀作响，他知道，一些有趣的客人、病人就要进门了。

3

光顾这小药铺的客人几乎全是乡里来的大爹大嬷，或是街面上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进得门，不论长幼都问候道：“聂师母，您家可好好哩？”“好好哩，好好哩。您家请坐！”聂师母亲切地笑着，招呼客人坐下，关切地问起每个人的病情，依次地为他们换药、诊脉。一边还宽慰着，劝解着病人。如果是位女病人，聂师母就领她到柜台后，垂下布帘，查看她们红肿化脓的乳房，给乳痈贴一帧“琥珀膏”。

母亲抓药、诊病时，孩子陀螺般在候诊的客人中旋转。人们也稀罕这孩子，这个拉过来抱一抱；那个接过去背一背。他呢，兴高采烈地忽而搓弄着放羊老倌的细辫子；忽而揪扯着肉铺伙计的肚兜；忽而仔细地打量着年轻媳妇绣满了鸟儿花儿的船形尖鞋……他熟悉这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着汗水、烟叶和泥土的气味，他也喜欢听他们拖长的，高低有致的乡下口音。在他们中间，他无拘无束，欢天喜地，他虽是个小人儿，却自认为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了。他们讲着自家的鸡、鹅、猪；议论着柴、米的价格。叹着气，咒骂着坑人的投机商和税收、兵祸……孩子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但他们焦黄的、黧黑的脸上那悲伤、愤懑的神情却使他明白这些人不快活。他掏出半块没舍得吃完的牛皮糖，凑到

一个老倌撇搭着的嘴边，硬往里塞，直到撇搭着的嘴角上翘了，乐呵呵地笑了。而溶化了的牛皮糖反被老倌渡进了孩子嘴里。

如果待诊的病人里有一位轿夫或一位吹鼓手，局面就不同了。这些人见过大世面，衣裳虽旧，却是大排扣镶宽边的城里式样，脚上的布鞋尽管叫指头顶出了“天窗”，也是帮面略高的城里式样。他高喉咙大嗓门地回答着乡下人关于时局的无知的问话。“唉？北洋三杰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人称王龙、段虎、冯狗的三个嘛……去年六月初五，老袁当不成皇帝翘了脚，段内阁和黎总统两个就交手咯，晓得不？老黎斗不过‘段虎’，搬出辫子大帅张勋进京调停，你道那辫子大帅咋个整？领着三千辫子军开进京城，脸一翻，保驾宣统皇帝坐龙庭……哼哼，那咋个长得了吵？老百姓不要袁皇帝，能要他宣统皇帝？皇帝老倌么，抖不起来咯！……”

孩子对这路角色特别有兴趣，总是圆睁着眼，仰望着那张阔嘴，听那阔嘴里吐出来的，他丝毫不懂，却令四座敬服的惊人之语。当这位大人物偶尔把孩子托起，夸道：“好个小牛崽崽！”然后让他两腿叉开地骑在肩上时，孩子真觉得比当了皇上还要抖威风哩。他探出两个指头轻轻叩击大人物健壮多毛的胸脯，奇怪那里头怎么会嗡嗡作响，他还把耳朵贴上去听——

“整哪样，娃娃？”

“大爹，您家肚子里养着一箱蜜蜂吵！”